

## 与小孙子的斗智斗勇



岁月催人老，却也因隔代亲情添了无穷生机。我这耄耋老翁，退休后本想安享清闲，却被家里那只“小皮猴”——小孙子，搅得日子热闹非凡。一场场悄无声息的斗智斗勇，成了我晚年生活最鲜活的底色。有我故作高明的“算计”，更有被这小机灵鬼耍得团团转的哭笑不得，点点滴滴，皆藏天伦之暖。

小孙子今年6岁，眉眼间带着几分我的倔强，脑子却比我年轻时灵光百倍，鬼主意一套接一套，常常让我这个“老江湖”防不胜防。都说隔代亲，我对他向来心软，这份心软，偏偏成了他“拿捏”我的软肋，我们之间的“较量”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，却处处都是趣味。

晨起的较量，从催他起床开始。每天清晨我准时六点起身，敲他房门轻声呼唤，里面要么毫无动静，要么传来含糊的嘟囔：“爷爷，再睡五分钟，就五分钟。”这“五分钟”从来都是缓兵之计，一旦我心软答应，再等他起床，起码要半个钟头，上学几乎迟到。后来我想出对策，故意在门口假装和老伴念叨：“楼下早餐铺有他最爱的糖糕，去晚了就没了，不给贪睡的小懒虫留。”这话果然管用，他立马窸窸窣窣穿衣跑出来，一脸急切要跟着去。可没过几天他就识破计谋，还反过来耍我，借机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看着他得意得眉眼弯弯，我又怎么生得起气来。

白天的斗智，多围绕学习展开。小孙子上幼儿园大班，作业不多却总磨磨

蹭蹭，写着写着就摆弄玩具，任凭怎么催促都无动于衷。批评他，他就小嘴一撇掉眼泪；讲道理，他似懂非懂点头，转头就忘。后来我换了思路，向他请教：“小老师，这个字怎么写？爷爷老了记性差，你教教我呗。”这话戳中他的好胜心，他立马放下玩具，认真握着我的手教我，还像小大人似的叮嘱要写工整。可他也总爱“反将一军”，一次故意拿复杂生字考我，我假装想不起来，他就故作不耐烦：“爷爷真笨，我教你，不过要给我买小零食当学费。”我笑着答应，转头才反应过来，又被他设圈套耍弄了，分明是早就惦记着零食。

晚饭时分的较量最是热闹，小孙子挑食，不爱吃蔬菜，每次都把碗里的菜挑得干干净净，只扒拉米饭和肉。我和老伴轮番劝，他要么充耳不闻，要么干脆放下筷子拒吃。起初我想强迫他，可他哭得撕心裂肺，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。后来我换了法子，把蔬菜切成小兔子、小花朵的模样，编故事哄他：“这些小兔子想进你肚子里陪你长大，你愿意吗？”他被吸引，试着尝了一口，说味道不错。可没过几天，他又耍起小聪明，假装爱吃蔬菜，却趁我不注意，偷偷把蔬菜夹到我碗里，还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爷爷年纪大，更要多吃蔬菜。”没办法，总得允许他“有来有往”。

晚上的较量，围绕睡觉展开。小孙子精力旺盛，每天都要玩到很晚，要么缠着我讲故事，关了灯也会在被子里偷偷

玩玩具。我无奈之下，假装打哈欠说：“爷爷困了要睡了，你陪着我吧。”说着闭眼装睡，他起初安静下来依偎在我身边，可有时候会识破我的伪装，用小手挠我痒痒，笑着喊：“爷爷，我知道你没睡着！”还有一次，他假装乖乖躺下，我刚放松，就感觉被子里有动静，低头一看，他正偷偷玩玩具……被我抓现行时，他就笑着求饶，我竟然一时拿他没办法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与小孙子的斗智斗勇从未停止。我总以为自己还是老的辣，却常常被他的小机灵耍弄。不过每次被耍，我心里没有半分真生气，只有藏不住的疼爱。我故意示弱，故意被他“拿捏”，不过是借着这份“较量”，多陪陪这个调皮又可爱的小不点。

隔代亲，从来都是一场温柔的羁绊。我陪着他长大，他陪着我变老，那些看似“针锋相对”的瞬间，那些被他耍弄的哭笑不得，那些我故作高明的“算计”，都成了我晚年最珍贵的回忆。这短短千字，写不尽我们之间的趣味点滴，却写尽了我对小孙子最深沉的爱，写尽了天伦之乐的美好与绵长，岁岁相伴，岁岁欢喜。蔡恩泽

## 粗中有细的“爹”

公公是个地道的庄稼人，皮肤黝黑，手掌粗糙，嗓门大，性子直，看着粗犷豪爽，不懂得拐弯。可日子越久越发现，他粗在外、细在心，一件件事让我彻底明白，他的“细”，藏着爱生活和对家人的关怀，还藏着做人的底线、最珍贵的家风。

他的粗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皮肤晒得黝黑，手上全是老茧不说，指甲缝里还总带着洗不净的泥印。穿衣不讲究，常年是洗得发白的旧褂子。吃饭不挑剔，粗茶淡饭，大口吞咽，从不挑拣。说话更是直截了当，不绕弯子，高兴就笑，着急就提高嗓门，心里藏不住事。邻里都说，老爷子是个爽快人，没坏心眼。

可他的细，都藏在日子里。

家里的农具，他总收拾得整整齐齐。锄头、镰刀、扁担，用完擦干净，摆放在墙角，柄朝一个方向，不歪不斜。他说，物件要爱惜，用的时候才顺手。农忙时节，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才回家。再累，也会把当天的农具归置好，从不乱丢。我起初觉得没必要，直到有一次急用镰刀，一伸手就拿到，才明白他的细心，是对生活的认真。

他对家人的惦记，更细。

我不爱吃葱姜，他做饭时，总会特意把葱姜挑干净，盛菜时先给我舀没有调料的那一碗。他儿工作忙，常加班，他不多问，却总把饭菜温在锅里，等儿子回家。婆婆腰不好，重活累活从不让她沾手，挑水、劈柴、搬东西，全自己揽下来。天冷了，他提前把厚被子晒得松软；下雨前，把阳台的衣物收进屋。这些事，他从不挂在嘴边，却件件做到实处。

有件事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

那年秋收，家里收了满满一粮仓玉米。公公联系了粮贩，说好上门过秤收购。那天我刚好在家，看着粮贩扛着秤来，称重、算账，动作麻利。算完钱，粮贩把一沓现金递过来，公公数了一遍，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多了。”公公声音不高，却很肯定。

粮贩愣了愣，笑着摆手：“大爷，没错，我算过两遍。”

公公不多说，把多出来的两百块钱抽出来，递回去：“秤我盯着，斤两不差，是你算错了。庄稼人，凭力气吃饭，不该拿的，一分都不能要。”粮贩很意外，直说现在很少见这么实在的人，多给的钱还主动退。

这事看着小，我和粮贩一样，给公公点赞。公公在原则和底线面前，比谁都细致、都清醒。他不贪小利，不昧良心，用最朴素的举动，守住做人的根本。

还有一次，邻居家临时有事，托公公帮忙照看半天晒在场上的麦子。正午忽然变天，乌云压顶，眼看要下雨。公公二话不说，扛起扫帚和麻袋就往场上跑。他自己家的东西都还没顾上，先把邻居的麦子收拢，堆好、盖严实。等忙完，大雨已经落下来。邻居回来感动得连声道谢，公公只说：“答应人家的事，就得放在心上，办妥当。”

公公常说：“话可以粗，心不能粗；人可以实在，事不能糊涂。”

公公没读过多少书，可他懂最根本的道理：粗人不做粗心事，老实人不丢良心账。他外表粗放，内心却守着规矩、担着责任、记着信用。不该拿的钱，坚决退；答应的事，必须办；对人对事，不欺不瞒。

这就是我的公公，外表粗犷，内心细致；言语朴素，品行端正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们都生出这些有原则有底线的“细”处。  
卜庆萍

## 别让“伪养生”瞄准老人的养老钱

近日，国家卫健委专门发出提醒，直指当下一种隐蔽的诈骗新套路：不少直播间打着“健康讲座”“专家直播”的幌子，由演员假扮医学专家，用送鸡蛋、发红包等小恩小惠引流，再辅以健康恐吓和情感陪伴的话术，层层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。

这些直播间里的“白大褂”们，其实根本不懂医，但他们太懂“人”了。比起硬邦邦的推销，他们玩的是心理战。大爷大妈们怕啥？怕生病拖累儿女，怕身体有个好歹。骗子们一通“血管要堵”“关节要废”的恐吓，再配上几句比亲闺女还亲热的“爸妈”，老人的心理防线瞬间就溃败。现实里，子女可能忙得几天不回微信，直播间里的“假专家”却天天嘘寒问暖。老人大把大把掏钱买的哪是

胶囊粉末，他们买的是那份虚无缥缈的“情绪价值”和“安全感”。

更可恨的是那些引流手段。送鸡蛋、听课领福利，这种几年前线下拉拢人的土套路，如今搬到线上，杀伤力反而翻倍了。很多老人平时买菜为几毛钱能跟小贩争半天，但在直播间里，几千上万的“神药”扫码就付。因为那几颗鸡蛋早就把“信任桥梁”搭好了，用几块钱的饵，钓走他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救命钱。

戳破这层窗户纸，其实就一条死理：凡是穿着白大褂在直播间里带货的，一律当贼防。真有那通血管、治绝症的本事，哪有闲工夫在屏幕前扯着嗓子喊“家人们上链接”？还有宣称保健品能替代药品治病的，不用怀疑，全是骗局。

但这事最该反思的，其实是我们做



儿女的。当我们在群里吐槽老人“又买了一堆废品回来”时，先问问自己，多久没陪他们好好吃顿饭、聊个天儿了？骗子之所以能趁虚而入，恰恰是因为我们缺位了。防骗不能只指望老人自己练就火眼金睛，家属得把防线前置。平时多留意老人的手机，看看他们进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群，发现苗头不对，别上来就骂“老糊涂”，得耐心把骗子的底色扒给他们看，帮他们及时止损。

斩断伪养生直播的黑手，需要监管部门的重拳出击，更需要子女用实实在在的陪伴，去填补老人心里的那块空缺。苏应纯



自己想要什么，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电影里的女儿许可，带着妈妈去尝试了一些妈妈从未尝试过的东西，让她知道，原来生活可以不只是围着灶台和孩子转。吃烧烤不会怎样，喝汽水不会怎样，去酒吧听摇滚也不会怎样。可就是这些“不会怎样”的小事，对一个被家庭捆绑了几十年的女人来说，可能就是一次“松绑”，在我看来，我给妈妈的那只话筒，也是一种对她的“松绑”。

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妈妈，不妨也试着给她“松松绑”。可以是一只话筒，可以是带她吃的一顿漂亮饭，也可以是让她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……告诉她：你不只是妈妈，你也是你自己，你值得为自己漂亮地活一次。  
黄彬倩

## 给妈妈“松绑”

电影《我，许可》里，女儿许可带妈妈胡春蓉去吃烧烤、喝汽水，去酒吧听摇滚，这个追求独立和自我感受的00后女孩，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被家庭束缚、习惯于压抑自己想法的妈妈胡春蓉看到：除了柴米油盐之外，人生还有更多的可能性。电影的最后，许可在梦境里见到了小时候那个扎着马尾辫、走路蹦蹦跳跳的妈妈，她大声地告诉小时候的妈妈：哪怕人生不圆满，也要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！

看到这里，我想起了我妈。

我妈喜欢唱越剧，但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关上门唱，声音压得很低。有一次我推开房门，对她说：“妈，你唱得真好听。”她却如临大敌似地停下来：“没有的事儿，瞎哼哼的。”在她心里，好像放开胆儿在我们面前唱越剧这种事很羞耻。

前段时间，我乘车外出，旁边坐着一位看起来50多岁的阿姨，身上穿了一件我觉得不太符合她年纪的碎花裙。车开

了没多久，她从包里掏出一只带音响功能的话筒，说想练练嗓子，问大家介不介意。全车人都鼓起掌来。她一首接一首地唱，大家都沉浸在她的歌声里。那一刻，我觉得，她的碎花裙那么轻盈灵动，全然忘记了她的年龄。之后，我在网上买了一款跟那位阿姨一样的话筒，兴冲冲地送给妈妈，她嘴上说着又乱花钱，行动却很诚实，高兴地收下了。自此，我下班悄悄进家，就会听到越剧“我家有个小九妹……”的唱腔。

没多久，社区组织了一个戏迷越剧团，我帮妈妈报了名，她刚开始死活不去，说：“我哪行啊。”全家人连哄带劝，她终于去了。此后，便风雨无阻。

后来，在社区组织的小型演出中，妈妈踊跃上台表演。看着她，我想，这才是她该有的样子。

现实生活中，太多像我妈这样的妈妈了，她们常常为了家庭、家人，忘记了